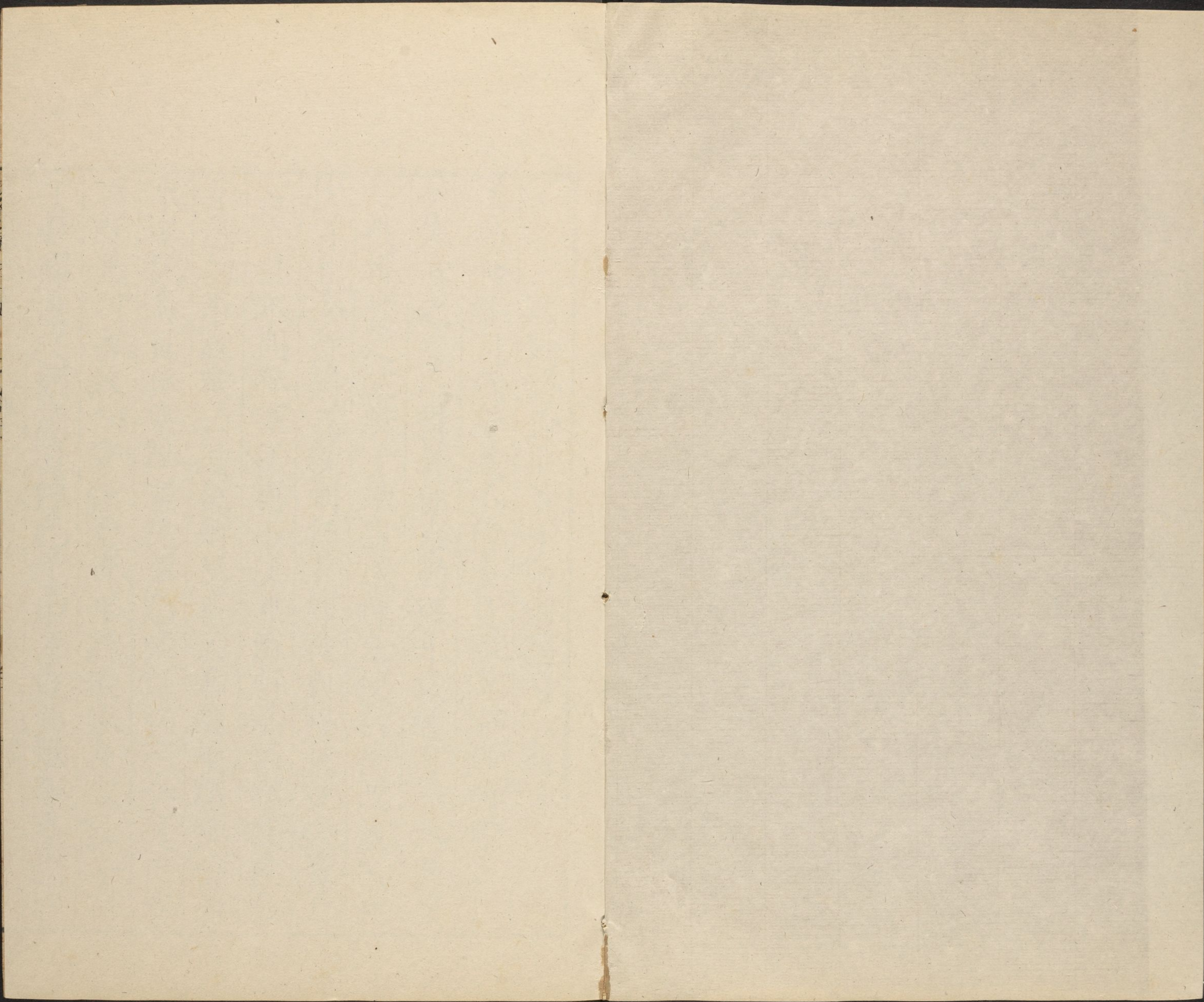


T5238.070623



歐陽脩論權貴子弟

御書
移選
人
劉
余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
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
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
授者且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卽被對移只就權貴勾
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
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覷墳塋僥倖希
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
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
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雖無事故自

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注
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
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今取進止
歐陽脩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
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
之人亦徃徃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
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
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
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

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豈有才
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
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
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
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
為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
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况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
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集事不必邊任并閑
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
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歐陽脩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
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
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
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
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
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
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
處朝廷以重遣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
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

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
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為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
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絕僥倖今取進止

歐陽脩乞補館職劄子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
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
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
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
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
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

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群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脩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

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別奏欲望聖慈因宴間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今取進止

王安石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

材也然 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
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
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
職將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
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况於一
二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 陛下
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
館抵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燕祗候事有當論議者
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利害及所當施設
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

相贊襄左右又或令各陳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
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
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材也其
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
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
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
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
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常令備訪問可
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
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 陛下有堯舜

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 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 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

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群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 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群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

願 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
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
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
擢使豫聞天下之事 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
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 陛
下之清光然 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
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
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旋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
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
於 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

如臣者非蒙 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
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
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
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
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
說豈宜緩然 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
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
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 陛下聽覽亦不
至於煩 陛下卽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
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 陛下推擇召置

以爲三館祗候其不足取者旋卽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二

臣伏見某人云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臣雖未識然衆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然陛下不親見其可賢亦難遽信而用若陛下以臣前所論奏爲合於義理卽乞悉置此九人者以爲三館祗候親考試其材行若不可用旋卽罷去若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

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陛下若令各舉所聞所知而如此考試庶幾人材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願舉欲其延問視其所在而從之者也陛下自卽位以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是非使於四方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効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惟日

親近忠良而已伏惟 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
猶欲及此者忠臣惓惓之義也

歐陽脩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
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
此自古明君賢主一作聖王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
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
者又似迂而無速効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
先忤貴權而旁有群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
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効

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
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
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
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遠陛
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
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
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
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
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
石又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

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上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効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

歐陽脩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元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禪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却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

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

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番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

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
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
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
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
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
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
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
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
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
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

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
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
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
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
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
連延數年然後一有來字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
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
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
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
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

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歐陽脩論呂夷簡劄子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爲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紀綱大隳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晉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擿及其疾病天下共

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爲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賴陛下終始保全未污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別檢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耻便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盡今邊郡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女巨蠹之家貪賊愚騃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歐陽脩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二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爲奉職夷簡身爲大臣

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况肯爲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爲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司爲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柰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爲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令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授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僥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

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歐陽脩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

論昌朝處多用虛語

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

性固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懼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朝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

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
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
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
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
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
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徃徃小人也
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
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
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謀
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

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劫大臣以圖進用若陛
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
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
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
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
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
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
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
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於
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荐已漸久已

熟於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盖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此有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愚伏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

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相形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歐陽脩論狄青劄子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

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爲榮遂相悅莫亦加又青之事藝實過

論狄青多用實語

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湏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

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

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旣去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求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

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

叙事帶議論

歐陽脩論李淑姦邪劄子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爲踈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徇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爲肘

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况今文章之士爲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充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爲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君開封過失甚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爲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爲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

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爲惡出於天性
恐不能後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
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
之避取進止

歐陽脩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爲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張子
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入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
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
勞絕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
次賞之不巳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

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
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
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爲名曹又曰賞勞作京
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
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
議不允也况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
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失體又於子奭
爲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
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
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爲晉相一

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爲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况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歐陽脩論陳畱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

臣伏覩朝廷近爲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畱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諸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堯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曆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爲陳畱

橋損害舟船特令修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
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
令呂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
憲之職本要糾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
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日曆書
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
病移得此橋爲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爲後世法
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
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卽是真宗誤信
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書橋便

利彰先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
知國朝舊史可信爲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黷
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勞臣不勸臣
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強借豪民錢二
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細碎刻剥
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卽今財用不至大
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迫乏用之
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
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誣其與豪
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

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
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爲殺人賊凡臺官
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卽許風聞今王礪
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噐仗而稱其有
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
希旨初朝廷本爲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
礪旣是育是舉主卽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謗黷先
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惠必深今
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
各爲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

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
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
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
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
則今後小人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繫朝廷之體臣
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歐陽脩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臣伏覩勅除鄭戩知未典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
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
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

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

路去未輿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効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

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已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孽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求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體皆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蘇軾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 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議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

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 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列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旣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旣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 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彜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爲西

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 朝旨委槩
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槩
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
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
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讒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
日王覲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騫云是臣親
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
臣罪欲使臣撓於十夫之手而使 陛下投杼於三
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到傾
危臣非不知 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藎諫

氣焰震動 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
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
復全天下知之獨 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
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
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
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司馬
擢爲大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
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
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此
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正公亦

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
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
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
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有異
處爲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 陛下不過如蓋寬
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
倍於當時雖 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
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
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
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

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
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 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
今勅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
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 聖意
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
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
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爲黑以
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嶮毒甚於李定
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
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

則內愧本心上負 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
怨仇交攻不死卽廢伏望 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
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
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
切戰恐之至取 進止

貼黃郭槩人材凡猥衆所共知旣以附會小人
得罪近復擢爲監司者蓋畏挺之口欲以苟悅
其意正如向時王岩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苟
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爲諫議天下知其爲岩叟
也

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廷堅歐陽棐十科人
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
曾建言乞行給由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
以爲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
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范純仁皆咨嗟太息惜
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

又貼黃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
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
奏陳耳

又貼黃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卽乞付外劾實

其事顯加黜責若以爲然卽乞畱中省覽臣當
別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蘇軾代滕甫辨謗乞郡劄子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
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
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
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
伏望 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
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

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又蹈斯言但信道
直前謂人如已旣蒙深知於 聖主肯復借交於衆
人任其恣愚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
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
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臣言而
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
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
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 陛下聖度已
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
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

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
倘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 陛下亦難屢
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
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
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
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
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
敢交攻况臣受知於 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
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
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旣安善地又

忝清班非敢别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
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 陛下憫餘生之無
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
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
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
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 陛下憐其志
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二十五終

